

通志堂經解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

去聲

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

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金氏曰趙氏後漢京兆人
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

難四方改名而字邾卿示不忘本土賣餅北海市中
安丘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以俱

歸藏復壁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

中註孟子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音急

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

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

子思未知是否道旣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

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
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
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
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
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
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
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
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

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

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吳

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橫同

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

也魏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

記近是金氏曰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出昌黎唐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
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
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

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側反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

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音離

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去聲

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闌語言侏離注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

平聲

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洛音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句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字如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
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名修廬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
陵人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
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
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

於耕反

也都大梁

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

儀縣魏地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

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

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見史記魏世家按通鑑惠王三十五年乃周顯王三十三年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

上聲

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

與倣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去乘

聲厭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

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

音祈

內地方千里出

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地方百里出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

夫也

前漢刑法志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

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

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

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

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

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

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又按班固之說一同百里三分去一之外六千四百井

之內又有正賦旁加正賦出賦稅旁加主治溝洫假如十里為成積百里中一

甸六十四井正賦也餘三十六井則旁加萊田甸夫兼受之○凡出車一乘則

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又名馳車用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執轡御馬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此說本孔氏尚書疏 弑下殺上也厭食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

分

扶問反下同

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

叢說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

大槩言之也

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

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

平聲

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
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
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靡幼

及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深

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

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

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

上聲

於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

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

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

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

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四字出左傳

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鼃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韻鶴鶴之鶴
音學在覺韻

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鵠
戶角反於音鳥物音刃
○叢說禽名之
鶴音涸在鐸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

待洛反

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詩傳國之有臺所
以望氛祲察災祥

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
其條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

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

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園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